

史記

卷一百二十三之
一百三十
終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20)
函號	列 10 1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文庫

漢太史

命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

外兵

參軍

河東

裴駰

集解

唐國子博士

弘文

學士

河內

司馬

貞素

索隱

唐諸王侍

讀事

府長

史張

守節

正義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醯夷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

大月氏北

至康居拾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見

沙那國本漢

大宛國○索隱曰宛音死又於袁反

康熙五十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

第六十三

文庫

自張騫張騫漢中人

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

建元中為

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正義曰氏音支

按在涼州肅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鄯連間是也

以其頭為飲器

昭帝

曰飲器罍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

元帝遣車騎者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月氏

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

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索隱曰更經也音羹

乃募能使者騫

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其父

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

奴其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其父也

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畧其字俱出隴西經匈奴

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

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

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

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

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

以為然遣騫

索隱曰謂大宛發遣騫西也

為發導驛抵康居

索隱曰發導謂

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

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尼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東西

康居傳致大月氏

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大宛

西南於媯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

其大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

也既臣大夏而居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

夏國在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

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

索隱曰小頰以為要衣要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

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

其要害然頗是其意留歲餘還並南山正義曰並白浪

於文字為疏者也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

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

云其面山車出金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詭文云羌西方

城與漢南山屬焉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

曰元朔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

三年

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

君索隱曰堂邑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

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

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

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

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

有蒲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

置其下與交生駒汗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

血因號曰天馬子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

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并架于寘徐廣曰漢紀曰拘弥

國去于寘三百里○索隱曰并架國名也音并架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架也則

拘弥與并架同是一名也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

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

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湖澤一名

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

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寘山海

經云河出崑崙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湖澤已而復行

積石為中國河湖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

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正義曰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

已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

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匈奴

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

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

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

奴

奄蔡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

羈屬康居也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

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

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

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瑞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大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

焉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

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

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爲飲噐始月氏居敦煌祈連間

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祈連山以西

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北州西南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遂都焉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

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

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羅國西行三千六百

里至斯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

東烏戈山離西條枝國臨焉水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効王面焉在大月氏西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

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焉水有市

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

王面

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天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

之幕作人面形常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効王面焉畫革旁

行以爲書記

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常昭云外夷書

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日土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犂犂在北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及五色水晶為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烏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蕉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間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併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官室為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統海北陸到其國人其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太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屬小邑有羊黑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為

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背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繞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虎國其人條枝索隱曰漢書作犁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允居也條枝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戈以還莫有至條枝者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曰漢書云條枝出獅子犀牛角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烏鴉鷹身蹄踏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大如甕為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也正義曰顏云今不刀吐火種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

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輿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旣是安息長安耆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卽崑崙山也輿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二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其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輿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

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

毒國徐廣曰身或作鼠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卽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

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臨界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瓜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 footprint 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輪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卽舍衛國也在月氏

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
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西南北中央天竺國
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
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禰達山亦名
建永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
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
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殺驪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
切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半
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眾像之始後人所法
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
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
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
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
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
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
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
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
承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見即竹杖蜀布
正義曰即都耶山出此竹因名即竹問
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

曰安得此大夏國人口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
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
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以騫度
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
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
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
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
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
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
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致殊俗

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

為正義曰犍其連反犍為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驍

出冉出徙徐漢曰屬漢嘉○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曰戎州何州等冉驍之地

在戎州西北也出邛夔正義曰夔蒲北及徙在嘉州邛今皆各

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笮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曰常昭云

笮縣屬越雋音昨案上閉越破後然笮侯作笮都為沈黎郡又有定笮縣○正義曰氐今戎州及武等州也笮白

為羌也皆在南方閉雋昆明正義曰雋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昆

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

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曰昆明等州皆滇

國也其西南滇越越雋則通雋越細分而有雋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

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

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

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

騫為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名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

斯義也○正義曰地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

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

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

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

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

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

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
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

索隱曰漢書父名難

飛靡為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嚙肉蜚其上

徐廣曰讚嚙與銜同醜史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

之史記亦作嚙字○索隱曰嚙音銜蜚亦飛字狼往

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
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
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
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
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
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

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
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
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
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
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
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
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
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
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
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

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采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

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

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

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於是其國人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

隱曰索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

爲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外使稱其意以諭外國李奇曰質信也

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

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出其南抵大宛

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

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

天子發書易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十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

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

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

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

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

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

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

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

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雋岐山等郡也謂之初

者後皆叛而併廢之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

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

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

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

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

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

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

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

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

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
 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
 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
 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
 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
 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
 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
 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
 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

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
 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
 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為中郎
 將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
 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
 鄣至玉門矣常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常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
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
 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
 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
 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

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

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

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

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帝隱曰帝昭云眩人變

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及宛西

小國驪潛大益宛東姑師并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

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冥其山多

玉石采來瓚曰漢使采取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

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

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

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

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

尚驕恣晏然未可誦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

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

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

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

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

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

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

漢使取其寶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
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
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
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
或作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
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
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孰者也言曰宛有善
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其心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

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

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
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沒而數敗也表矩西
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
涉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
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即不約
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
哭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
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
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
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如淳曰推
馬言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今其東
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管使



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
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
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
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
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軍曰恢先受封一
年坐使酒泉矯制國
除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
答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
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旣西過
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
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

皆飢罷攻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
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
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
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
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王門曰軍
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
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大初二年趙破奴爲浚
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
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
會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
易輕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

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
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
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
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
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
宛蓋以水蕩敗
其城也言空者
令城中渴乏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
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三縣以衛邊也或
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
下七科適正義曰音謫張晏云更有罪一亡命二贅婿
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犬父
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
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
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

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
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
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
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
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
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
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
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
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
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母攻我

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乳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

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未蔡先葛反

與盟而罷兵終

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

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
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
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
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
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
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
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
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
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
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

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

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以適過

行者皆紕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勞

紕其勞也紕抑退也此率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紕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士卒賜直

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

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

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

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

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燧煌

置徐廣曰一酒泉都尉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

也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僉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
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揚慎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

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

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謂崑崙者乎索隱曰言張騫窮河源至于大夏于真於

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

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

熊耳然其實出於葱嶺山乃東經熊耳本推此義河亦

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真又東流至積石始

中國則山海經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索隱述贊曰

大宛之迹 元因博望

始究河源 旋窺海上

條枝西入 天馬內向

葱嶺無塵 鹽池息浪

曠哉絕域 往往亭障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漢 太史公 龍門 司馬遷 撰
 梁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
 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
 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
 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

康熙壬子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

憲間巷人也

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魯哀字季次朱嘗仕孔子稱之

讀書懷獨行

君子之德

索隱曰行音下孟及

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

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

索隱曰厭飽也

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

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

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

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

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

津

徐廣曰在廣州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

夷吾

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茶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

道仁人也然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

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

者為有德

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必知仁義也

故伯夷醜

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戾其徒

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

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

竊國

者侯侯之門仁義存

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

肯存仁義也

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又孤於世豈

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

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

纖微之事遂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

而布衣之徒設取予

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屬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徐隱曰扞

即捍也連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是稱者名

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

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鞫牛徐廣曰音

書音義曰小牛○索隱曰鞫音古豆反案大牛當鞫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

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

求朱家以布髡鉗為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

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

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

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

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

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

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

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

南陳氏索隱曰陳音開案為郢都所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姓周名庸亦以豪聞

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楊翟

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穎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

千秋也○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邾陝音如冉反

邾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

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

曰以內心恐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

姦索隱曰案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

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

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
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
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

恃也與人飲使之嚼

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

非其任疆必灌之人怒

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

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

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

遂去其賊

徐廣曰遣使去

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

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

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汝

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

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

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

過吏弗求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

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

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

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怪之問其故

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及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

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

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

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

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

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
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
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
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
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索隱曰解得藏亡命者改
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

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
求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

中訾索隱曰訾不滿三
百萬已上為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

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

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

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

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

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

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

陽徐廣曰
屬馮翊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
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

素不知解解冒囚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

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

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

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

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

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

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

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

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

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

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

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

也雖為俠而遠遠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

曰蘇林云道猶方也如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

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人南陽趙調之

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

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

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

榮者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

游俠豪倨

籍籍有聲

權行州里

力折公卿

朱家脫季

劇孟定傾

急人之難

免讎於更

偉哉翁伯

人貌榮名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刺客

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

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

漢興高祖至暴抗也

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

然籍孺以佞幸

孝惠時有閹孺

正義曰籍閹皆名也孺幼小也

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

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

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

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

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鷄貝帶

漢書

音義曰鷄鷄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鷄鷄鷄鷄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鷄鷄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鷄鷄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

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

正義曰惠帝陵邑

孝文時中寵臣士

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

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

北宮

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

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

徐廣曰着黃帽也驅案漢書音

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土木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索隱曰濯音

棹遲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

天顧見其衣袈

索隱曰袈音篤袈衫襦之橫者

帶後穿覺而之漸臺

索隱

曰覺音教○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

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

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

索隱曰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

悅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

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

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

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

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

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

錢鄧氏錢正義曰錢譜云文字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

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嗜吮之索隱曰嗜音任格反吮音仕竟反文帝不

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

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嗜癰嗜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

常為帝嗜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

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

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

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索吏輒隨沒入之索隱曰始天下名

輒沒入以充贓也一簪不得若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

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

卒竟無一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

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仁寵最過

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於韓媽也今天子

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索隱曰音復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類當也今上為膠東王特

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

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

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

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

媯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

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媯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

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媯索隱曰謂遠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

太后由此嗾媯徐廣曰嗾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媯侍上出入永巷不

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媯死上為謝終不

能得媯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曰說音悅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

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

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

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

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

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

媯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上埒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六之寢與中人亂徐廣

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

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

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

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

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

傳稱令色

詩刺巧言

冠鷄入侍

傳粉承恩

黃頭賜蜀

宦者同軒

新聲都尉

挾彈王孫

泣魚竊駕

著自前論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漢

太

史

合

龍

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將軍河東

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索隱曰滑稽亂也稱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著
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笑梯滑
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
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
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
日盛酒人復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
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
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

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

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

索隱曰贅壻女之夫也此於長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

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

喜隱

索隱曰喜隱謂好隱語

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

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

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

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

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

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

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

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索隱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

作冠纓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

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

索隱曰案謂為田求福穰

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

正義曰窶音樓音甌音溝窶也甌窶謂

高地狹小之區

汗邪滿車

司馬彪曰汗邪下地田也。索隱曰即下田之中有新可

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

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壁十隻車馬
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
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
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
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
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鞬鞞脰徐
曰希收衣裏也裏衿也鞬鞞音仔也音溝鞞曲也脰音其
紀反又與踞同謂小踞也○索隱曰希音卷紀免反謂
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
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

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
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貽不禁徐

日貽吐餽反直視貌前有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

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

也參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

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羅襦襟

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

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

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正義曰

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

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亦同旃其字耳優孟在楚

旃在秦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

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椁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

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

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

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

為椁槨楓豫章為題湊

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發甲卒

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

楚莊王時

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之矣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

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

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

竈為椁

索隱曰皇覽亦說此

銅歷為棺

索隱曰歷即釜鬲也

齋以

薑棗

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肩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也

薦以木

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

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

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

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

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

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昧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

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

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

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

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

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如谷後有寢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雖寢丘不

也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

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

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

諾君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
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
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
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一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
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合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
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
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
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
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

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
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
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觀揚
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
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
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索隱曰案東武
縣名侯乳母姓也常養帝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
母姓也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人
除蓋他母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匹賜乳母又奉飲脯殮

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
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
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
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
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
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
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
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
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
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詭譎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

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涓
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

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
哉而恒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

以好古傳書愛經術

多所博觀外家之語

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
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

說之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

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
屬官有公車司馬僕儀

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徹宮天下上
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

凡用三千

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

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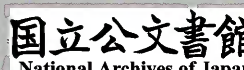
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

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

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

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
右諸郎半呼之在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
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
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
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
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
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
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
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案
謂朔設詞對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

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生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
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
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
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
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
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得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
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
振四夷遠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為



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
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
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
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
曰天下無害蓄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
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
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
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
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
修學行遂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嘔然獨立

泯然獨處上觀許出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

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

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

出焉

索隱曰重音逐龍友櫟音歷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櫟處也

其狀似麋以聞武帝

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

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乃言詔

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

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

索隱曰騶者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遠方當來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

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

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
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
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
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
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

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

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
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
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

徐廣曰衛青傳云

乘說青而拜

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

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
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
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
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
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
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
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
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
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

千石佩青緇

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緇

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

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

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

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

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

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

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

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

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

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

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

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

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

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

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

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

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

此諸先生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

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

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

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
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
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
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今
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
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
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
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
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
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

對曰愛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
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
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
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
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
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
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
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媵取洗沐之
爲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

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
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
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
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又遠矣民人俗
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
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
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
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
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
衣緇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子河伯婦來視其好醜

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
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媼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
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媼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媼何
父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
父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按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
門豹曰巫媼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
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替筆謂以
毛裝替頭長五寸
折在冠前謂之爲華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
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虞上
擊之其形皆中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
曲垂兩頭也西門豹顧曰巫媼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

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

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郎對曰臣以為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耻且榮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

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作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不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不敢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致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

滑稽鴟夷

如脂如韋

敏捷之變

學不失詞

淳于索絕

趙國興師

楚優拒相

寢丘獲祠

儻哉方朔

三章紀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漢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張翥

翥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此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下筮古筮時日通名日者

故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

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而有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

盛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及後姓

也季主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

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

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

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

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

紛用道少人司馬季主開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

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

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

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

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

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危纓而正其衣襟謂發而

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

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

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

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表

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
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
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
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
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
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
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
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
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
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

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
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
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

卑疵而前

索隱曰疵音貴

纖趨而言

索隱曰纖音纖纖趨猶足恭也

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比周賓正

徐廣曰各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以求尊譽以

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
利逾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
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
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矣求便勢尊位
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

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
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
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
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曰音釋才賢不為

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
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

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
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

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徐廣曰式音棊○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

者龜之狀正棊蓋謂下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

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
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若卜之不詳則式不收也卜吉

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
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

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
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

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
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

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

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

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主車

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閣外
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
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馴
案離騷經云懷彬糈而要之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
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處索隱曰糈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糈米若爲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
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
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
何足預彼哉彼又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
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
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
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
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
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
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
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
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
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
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

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劔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

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

日者之名

有自來矣

吉凶占候

著於墨子

齊楚異法

書亡罕紀

後人斯繼

季主獨美

取免暴秦

此焉終否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漢太史

令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叙事煩燕陋畧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

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
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
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
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
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
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畧聞夏殷欲卜者乃取
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
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
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
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

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
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
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
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
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
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
咸得自効絕倫超竒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
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
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
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

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

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

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

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徐廣曰撻音逢一作

手執著分而撻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

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

暴雷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

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

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逾左

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詢音火候反

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

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

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

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

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聲

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一本生百莖又

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

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

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

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

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畧闕其要
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
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
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

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

音逐留反擣蓍即蓍著擣古擣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

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抽兔絲去之

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燭之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

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

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

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

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

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

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

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

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

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

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畧記其大指不
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

矣今夫珠王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
其此之謂乎故王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
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蛭螿伏
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蛭螿龍屬也音決王者得之

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下者
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
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大小官因以吉日剔取
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
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
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徐廣曰臑音乃乃毛反臑臂也

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

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

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鳩梟草

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

於芳蓮之上左脅文書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得我者

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諸侯得我為帝王

求之於白蛇蟠杆徐隱曰林中者齋戒以是讖然索隱曰按

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調白蛇嘗蟠杆狀

如有人來告之因以譙酒侘髮徐廣曰侘一作獲索

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

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
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
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
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
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
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
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
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
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
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

索隱曰且音子余反置泉陽人網元龜者

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
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
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
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君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
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
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
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
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勅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
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
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王子

索隱曰今昔猶時也今昔猶時也

夜爲
今昔

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

正義曰
漢大河

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
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
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
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
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
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
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
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
豫且曰諾卽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

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
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
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
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
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
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
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
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
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
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

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
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
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
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
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
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
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
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
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
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
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
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
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
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
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
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
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
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
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
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

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
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
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
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
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
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
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
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恩恩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
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衣服謂諺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傳
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

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
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
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
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鉏之耨之正義曰耰覆種也口得所嗜目
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
困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困方者謂之廩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
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
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
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
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隻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九

鑄石排蚌徐廣曰鑄音子旋反排音判。索隱曰排割也。

傳賣於市聖人得之

以為太寶太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排

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

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

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

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

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

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

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

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策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

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

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

悉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

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

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

誇而曰巧教為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

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

則箸即筋為與羹連或非箸樽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

其胔胔音衡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

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

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

無容周更別有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

太子名歷也姓兢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

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

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

室徐廣曰天子之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

念其如此腸如涪湯徐廣曰涪音館一作是人皆富有

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

狠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

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

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

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

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

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逾四時

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

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

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

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日昆吾作陶張華

是昆吾為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

當薪務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

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疆逆亂四時先百鬼嘗

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金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剝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

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

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



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

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昇名

善射不如雄渠盜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

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畧有逢蒙門射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

神地柱折天故毋掾又柰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

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曰

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

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鵲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

惡之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蝟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正

義曰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

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間日辰不全故有狐虛甲乙謂之

之辰六甲狐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狐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狐寅卯為虛甲申旬

中無午未午未為狐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狐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狐申酉

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狐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畧有風后狐虛二十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狐虛

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

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

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

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

都貢反○正義曰言為屋不成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

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
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
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
者筮必稱龜者以其命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

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十二月 二月者二十八宿龜也 十一月 中關內高外下正

義曰此等不至首俛大者皆十兆之狀也 四月 首仰 正義曰謂兆首仰起 足開

盼開 索隱曰音琴盼 首俛大 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

吉 首俛大 正義曰謂兆首伏而六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

龜之微也 索隱曰微音呼謂微繞不明也 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

鑽之常以日旦祓龜 索隱曰為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鷄卵摩之而祝 先以清

水澡之以卵祓之 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乃持龜而遂

之若嘗以為祖 徐廣曰一作祝。索隱曰祖法也言以為常法 人若已卜不中

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 徐廣曰一作土。索隱曰一

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新斷 卯指之者三

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 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

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 索隱曰梁米也卯雞子也煇龜

逆而灼故有煇名一音拂言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

信故用鷄也。○正義曰煇音題煇焦也。言以梁米鷄與
煇去龜之不祥。介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中之不
也。煇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
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
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荆。音竈也。灼鑽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

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

各三。卽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

號。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

淵。諸靈數劓。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其从劓音。近策或劓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

亦無可數。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其一作身。

某卽得而喜。不得而悔。卽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

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甲外不相應。手足滅

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

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足發。內

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胗。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

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無崇。有呈

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脗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脗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脗首仰身首徐廣

日一作簡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脗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見首仰足脗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偵盜見不見見見首仰足脗脗脗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問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脗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脗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

孰足胗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節有疆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白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胗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白橋不得首仰足胗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胗內外相應不得

足胗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胗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

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父母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

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
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
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
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
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
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灾歲稼
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
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
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
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
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
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
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
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
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
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
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
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用
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
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
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
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
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
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
盜不來徙官徙居家室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
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
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
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胗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
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
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家室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
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
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史記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一
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
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
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
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
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
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
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
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
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
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
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
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胗外高內下下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
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崇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
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父母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
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
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崇繫
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
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
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
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
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
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
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胗以吉病
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
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
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
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胗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
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卽不至未來卜病者

一曰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
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
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
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
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胗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

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
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
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
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
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
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
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
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胗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
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
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
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胛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胛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召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

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胛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胛者不至行者足胛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胛者不得繫者足胛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

三王異龜 五帝殊卜 或長或短

若瓦若玉 其記已亡 其繇後續

江使觸網 見留宋國 神能託夢

不衛其足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九

漢

太史令

龍

門司馬遷

撰

宋中郎

外兵參軍

河東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

弘文學士

上河內司馬

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

正義曰音亡

鷄狗之聲相聞民

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

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索隱曰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
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

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

徐廣曰紵屬可以為布。索隱穀音谷雖反穀木名

縑皮可為紙縑山中紵可以為布音盧紵音竹今山間

野紵亦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

作芋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

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

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碁之置也管子云

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

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楮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

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礬石其下有金也

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畧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

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

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索隱曰徵者求

求彼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

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

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

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

不辟矣索隱曰辟音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

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

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

徐廣曰瀉音昔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

魚鹽則人物歸之緹至而輻湊故齊冠冠帶衣履天下海

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

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

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

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

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

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

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

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

勢勢也失勢則容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其諺曰千

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

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

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

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駟案范子曰計然

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

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韋昭云計然范蠡師

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

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計然曰知鬪則修

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

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旱

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

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平

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

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

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

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

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

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

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

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

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

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索隱

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韃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

子去齊之燕子皮之陶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

乃從之蓋范蠡也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為

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乃治產積居與時逐索隱曰韋昭云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曰按

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

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

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

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子之

徙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以騁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

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

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索漢書食貨志李

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疆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案

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

蠶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食調穀也太陰在卯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

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

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正義曰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

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

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

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

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

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

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牲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
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賞擬王公馳名天下
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索隱曰鹽音古按周禮鹽
人云其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鹽謂出鹽直用不練
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
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

王者埒富

烏氏僕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僕名也○索隱曰漢書作羸烏氏氏音支僕音魯可反畜牧

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索隱曰謂畜牧及至眾多之時斥而賣之

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索隱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

也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曰谷音欲秦始皇帝

令僕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巴清其名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

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正義曰音

子兒反言資則衆多不可訾量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

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僕鄙人

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

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

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疆族

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

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

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

地重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曰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為邪邪及

秦文孝繆居雍隙

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王義曰雍縣岐州雍縣

也隴蜀之貨物而多賈

索隱曰賈音古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馬明

索隱曰櫟音樂即櫟陽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

冶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金至而會地小

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已蜀亦沃野

地饒卮

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均都出銅臨平出鐵

竹木之器南御滇爨爨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

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口

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褒

斜道狹縮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漉故云縮轂也

以所多易所鮮

索隱曰易音亦鮮音妙言以所

多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

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

師要其道

正義曰要音要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

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

東

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

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

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

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

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

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

種代在石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枝

晉灼曰慎音慎枝音堅枝音贊曰

慎音慎今以土名疆直爲慎中也索隱曰慎音冀枝音實

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

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美索隱曰奇音羈美音

羊戰反奇美謂時有餘衍也其民羯羗不均徐廣曰羗音兜一音囚凡反皆健羊名○索隱

曰羯音已紇反羗音慈紀反言其方人姓若羊捷悍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

標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

陽陳椽其間得所欲索隱曰椽音逐緣反陳椽猶經營馳逐也温軹西賈上

黨正義曰澤路等州也北賈趙中山索隱曰温軹二縣名屬河內○正義曰洛州及定州中

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

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緝一作

懷一作惠音翽也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

相隨椎剽索隱曰椎即椎煞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治徐廣曰一作盜

多美物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徐廣曰跕音恪張晏曰跕屣也贊曰躡跟

馬跕也○索隱曰屣音所綺反游媚貴富人後宮徧諸

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本名漳水邯鄲在其地一都會也北

通燕涿南有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

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

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

曰勃海碣石在西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

地踔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勃教反亦遠騰貌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捍也有魚鹽棗栗

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曰隣一作臨臨者亦却背之義他並類此東綰穢貉

朝鮮真番之利索隱曰縮者縮統其要津則上云臨者謂却背之也○正義曰番音潘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膏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關達多匿智

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

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

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

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

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齷索隱曰齷音則

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角反又音惻斷反

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

芒碭以北徐廣曰今屬巨野縣在鉅野澤也

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後儀○正義曰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

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

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

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

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比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

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

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

曰取音秋慮音間徐卽徐城故徐國也僅取慮二縣金在下邳今泗州

音紀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州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金東楚之地其俗類徐僅

胸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曰胸其俱及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州亟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

於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

之喜游子第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夏九江江南豫章長

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

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

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

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都易有之長沙出連錫然董董正義

臣音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

不足用故九疑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

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正義曰潘虞二音今廣州亦其一都會

也珠璣犀瑋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

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

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鄖字○索

隱曰鄖字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死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爲狗狗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狗亦作鄖與鄖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

亦作鄖與鄖相似也

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

亦作鄖與鄖相似也

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

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

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領南沙北正義曰謂池漢之北也固往

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

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蕩反除草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

之則草死而苗無除廣曰地理志作蕪。索隱果隋日隋音徒大反蕪音郎果反蕪

拾也釋除草也蛤正義曰隋今為搖音同上古少字也贏力和反果搖

蛤翁搖疊包裏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裏搖之語楚越水

鄉足螺魚鱉民多探捕積聚搖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

不曉裏搖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菰贏

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

故皆贏徐廣曰音紫些贏苟且墮懶之謂也。翽案應劭

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

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聚數

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

死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

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

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

廉吏父父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

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

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入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

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驚徐廣曰驚一作流

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

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史躡一作跼跼音吐協及屣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正義曰田鳥反

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

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戈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

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何

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

神極能為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

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

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

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

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

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

封者食租稅歲率正義曰音律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

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

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索隱曰息二千故百萬之家亦

二十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

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匹○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

云馬蹄數千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

羊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

○素隱曰陂音波漢書作波音同○正義山居千章之

材徐廣曰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楸○

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

款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涇川千畝竹及名國萬

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若干畝厄菑徐

曰厄音支鮮支也菑音借一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

名紅藍其花染縵赤黃也昭曰畦徐廣曰千畦二

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

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徐廣

曰命

聚食○索隱曰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

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闕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既

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

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

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

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酷一

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瓮醯醬千塊徐廣曰長頸罍○索

醬千甌徐廣曰大罍正○索隱曰音都對友漢書作甌

馬儉也綱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儉也節貪賈三之廉

節物賁賤也謂估儉其餘利比千乘之家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

買五之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賤乃買故十得

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正義曰佗雜業不中什

二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則非吾財也請畧

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淳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

氏卓氏兄虜畧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

財爭與吏求近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唯卓氏

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跋

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概一曰大羊○正義曰汶音珉蹲鴟字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

肥又沃平野有大羊等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

臨邛大喜卽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正義曰滇一作沮漢

書亦作滇也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富至僅

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推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

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

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間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嗇家

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

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

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

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

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

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唯橋姚已致馬

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

致富若此○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云邊

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

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

疋或說馬夜行日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廣

適得一疋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吳楚七國

見一疋練前有藍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索隱曰

借及貸假也音吐得友與人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

物云齋周禮注齋所給與也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曰

音吐其息什之索隱曰謂出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

代反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

盡諸田田齋田蘭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

各有杜姓也宣亦巨萬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異一

帝以杜為杜陵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

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

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買為權利以

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

織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

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虔云富為州中之第

一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

富索隱曰漢書桓作稽正義曰桓作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

饒販脂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

一作翁。索隱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反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

薄技也徐廣曰酒或作細駟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劔名索隱曰酒音先禮及削刀者名酒削謂摩刀

以水洒之又方言云劔削關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而郵氏鼎食胃脯簡微耳

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尋羊胃以末椒薑粉之乾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

售而致富也。正義曰按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

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

濂不肖者在解千金之家此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

貨殖之利 工商是營 廢居善積

倚市邪贏 白圭富國 計然彊兵

倮參朝請 女築懷清 素封千戶

卓鄭齊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貨殖列傳 六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漢 太史公 龍 可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參 軍河東裴 駟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 系隱
唐 諸王侍讀 李 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索隱曰張晏云南方

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贊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比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按彭之序及子賈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摠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

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有子頽叔帶之難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世或在衛或在趙索隱曰名夏陽也

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孫本皆云名凱以傳劔論顯服虔曰世善傳

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劔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劔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蒯聩其後也正義曰王怪反

之蒯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賈也

遂拔因而宥之蘇林曰郡守也錯孫靳徐廣曰一作靳○索隱曰錯音七各反靳音紀

反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

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郵音尤李奇

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二秦記其地後改為里李也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非也案司馬遷碑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

在夏陽西北四里

蒯瞶玄孫邛為武信君將

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按晉譙國

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瞶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邛也

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

王邛於殷漢之伐楚邛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

澤

索隱曰漢書作母擇金音亦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

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贊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

夏陽西北去華池二里

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

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贊曰百官

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遷雖稱述其父

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諸

之後人不曉誤以在丞相上耳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正義曰天官書云星則唐都也

受易於楊何

徐廣曰留川人

習道論於黃子

徐廣

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

不達其意而師悖

正義曰布內反類云悖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

乃論六家

之要指曰易大傳

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

天下一致而

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

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

祥

徐廣曰一作詳駟案李奇日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索隱曰漢書作大詳

而衆忌諱使

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

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

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

其事不可徧循

索隱曰徧音遍徧循言難盡用也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

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

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

索隱

曰瞻音市艷反漢書作澹古今自異也

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

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

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

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

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

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是去

絀聰明

索隱曰如淳云不尚賢絕聖弃智也

釋此而在術夫神大

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

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

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二十度

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

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

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

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

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

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

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

行曰堂高三尺

索隱曰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

土階三等茅茨不

翦正義曰屈蓋曰茨以茅覆屋

采椽不刮

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棟椽也正義曰採取為椽不刮

削食土簋

徐廣曰一作溜鞠按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

啜土刑糲梁之食

張晏

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糲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朝韋昭曰糲確也○索隱曰服虔曰糲糲米也三蒼云梁

好粟也○正義曰顏云簋所以盛飴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糲糲米也脫粟也梁粟也謂

食脫粟之

藜藿之美

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

夏日葛衣冬日

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正義曰以桐木為棺厚三寸也

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

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夏曰彊

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

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

尊之恩絕矣

索隱曰按禮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

可以行一時之計

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

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

服虔曰繳

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

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

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

參伍不失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玄明知事情

此不可不察也道家

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

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為物先不為物後

韋昭曰因物為制

故能為萬物主有法

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可朽
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
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
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
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
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
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
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
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
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

掌夫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

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

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音亦縣名彭城徐廣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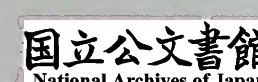
有山也鄒音皮鄒鄒薛三縣屬魯彭城音亦縣名

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

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

蜀漢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

是歲天子始建元封元年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



周南

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案

不得

與從事

正義曰與音預

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

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

也自前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

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

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

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

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

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

廟名之風達太王王季之用心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

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

案年表魯哀公

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二百七十二年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

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

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

為太史令

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紬史記

徐廣曰紬音抽○索隱曰如淳云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類云紬謂綴集之也

石室

金匱之書

索隱曰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李

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曰按遷年四十二歲

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徐廣曰封禪

萬靈罔不禮祀駟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者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視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

自周公卒五百歲

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

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畧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爲淳氣有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爲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索隱曰漢書讓作讓字云此古讓字言且當述先

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

索隱曰案遂爲詹事秩二千石故位

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

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

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

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

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借侈篡逆因就此筆而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誡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

索隱

曰公羊傳曰善善及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于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未詳隱曰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尚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

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曰案弑君亡國及奔走皆失仁義之道本耳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

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繆以千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里駟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張晏曰趙盾不

知討賊而不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為臣下所干犯也一云違犯禮義臣不

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

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

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

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

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

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

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

否音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

修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

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

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

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

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

來服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

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

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

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

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

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而太史

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繼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

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

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姜

里演周易孔子危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

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

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

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

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包黃帝下至麟止麟止

而歸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

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純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

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韻項各成法度

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昭非也厥美帝功萬世

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

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正義曰音薛也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

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洹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

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於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

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

隱曰踵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

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

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卑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

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

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

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古來也言此樂書以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望敵之吉凶也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板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乎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子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索隱曰案忽者愒文之徵也翫者輕也言律歷窮陰忽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翫恐衍字耳正義曰

翻匹逢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忽一五

蠶口出絲也言律歷相洽之間不容比微細之忽也

家之文佛異 索隱曰佛音持一音扶物反佛亦持也案

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異

元論 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此集論

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 徐廣曰一云答應 用用則萬靈罔不禋

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

七

索隱曰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 曰元

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

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賜夷信嚮親越吳國既滅嘉伯

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 徐廣曰肖音消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

雖衰也。正義曰肖音消居尚之祖 尚父側微卒歸西

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 徐廣曰繆錯也猶云

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網繆也音亡又

反謂太公繆網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者也。正義曰繆

也。正義曰繆網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者也。正義曰繆

音武彪反言呂尚繆綢於幽權之音謂六韜三畧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番音安毛

威勇武貌也案黃髮言髮白而更黃也爰饗營立不肯柯盟桓公以昌

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闕一作

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

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疆魯乃不昌嘉且

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

之於是召公宰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

禪亂索隱曰謂王增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

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度也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周以宗

疆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嘉仲悔過正義曰

之乎蔡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

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

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

傾不寧南子惡剗贖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疆衛

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

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

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君子孰稱景公謙德榮

感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宋乃成亡

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大夫

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

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

世家第九

季荊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

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既赦鄭伯班師

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

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

麻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文身斷

髮竈鱓與處索隱曰鼃音既守南禺徐廣曰封禺山奉

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蠶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

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夔盟鄭

又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

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騷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為反佐

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饑死

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斤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

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于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

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

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

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

作韓世家第十五

先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

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

周作田敬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

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

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其道至

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強秦失其德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稟之臺薄氏始基詭意適代厥崇諸寶栗姬傾貴王
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
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
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

正義曰游楚王交祖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及

王琅邪沐午正義曰謂祝午也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

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

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

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

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

據許腫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

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

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

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厄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

七國叛逾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夫世爭利維彼奔義誼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

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

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止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

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

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貞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釐而蘇子能在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法既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

徐廣曰一作襄

雄諸侯樽里甘茂

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

徐廣曰苞一作施

圍大梁使諸侯斂于而事秦者魏冉

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宰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與

衰

徐廣曰一作壤

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

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

如楚以

救鄆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

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

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

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

徐廣曰誦音遁。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詢辱也

而信威於彊秦

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讐雪其先君之

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

頗蘭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潁王旣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

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

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

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鄴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靳

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推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

樂布列傳第四十

取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哀登

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

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

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

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

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鼻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

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衆

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

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

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

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

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

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

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逾甌人斬淩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臣索隱

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

作莫藩音
普寒反

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畧通夜郎而叩竿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

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

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逾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

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

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

人稱長者壯有慨

徐廣曰一作慨

作及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繁如

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

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

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之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

徐廣曰一云不慨信

不倍

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

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疑滯人莫之害以道之

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

馬季主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

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古龜

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然各以決吉凶畧闕其要

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

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

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圖籍散

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淳曰

日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解斗之平法也費

曰茂陵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

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

往間出矣自曾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蓋反而賈生

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

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

氏世主天官

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

黎氏後亦摠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

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子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

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罔羅而考論之

王迹所與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

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

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歷差殊則亦畧言難以明辨故

作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即案兵權

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畧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山川鬼神也天

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

一戰漢書音義曰象黃帝紀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

此說非也言象呈其繞北辰諸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

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

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巴音紀言扶義倣儻之士能立功名於富氏不後

於時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為太史公書序索隱曰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

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畧以拾遺

補藝李奇曰六藝也索隱曰漢書作成一家之言厥

協六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

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



在京師

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河平無險阻

微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俟後世聖人君子

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第七千

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隆匈奴故李遷贊

室有怨言

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迹歷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百三十篇

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正世家藏策列傳傳斷斷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鄧通井遷本意

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詩禮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取不補畧迹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一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

補何率畧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

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處
兆雖說而無筆削叨可燕郊也

索隱述贊曰

太史良才

寒纂先德

周遊歷覽

東西南北

事殷詞簡

是稱實錄

報任投書

申李下獄

惜哉殘缺

非才妄續

聖紀卷一百三十一終

聖紀卷一百三十一

